

注目蛛网的抒情

□河北康保 麻喜旺

每天顺着县城西环的迎宾路走动健身,这条路通市里,双向四车道,路况好,走着舒心。两边的绿化带也好,外侧是渐成气候的漳河柳和榆杨,内侧则是修剪整齐的小榆树和丁香,间以少量小塔松。每天往返,有意无意地看着身旁眼底的风光,鸟儿啼鸣出没,昆虫匆匆来去,蚂蚁干活觅食,偶尔有青蛙过道。最是树上的蜘蛛网,引人注目,让人联想。

仔细观察,两边内侧的绿化带简直就是连绵的“蛛家小区”,一张张蛛网不等距地分布着,可能是蛛类们品种不同,食量有别,胃口各异,所以蛛网的大小形制、网眼的疏密也不尽一致。大者直径有20厘米左右,小的巴掌大小,有的垂直,有的斜挂,有的平铺,大约是考虑到地形方位角度这些因素,一如我们盖房时的选择和讲究。

看那分布格局,少有靠得太近的,皆是“独栋小院”,许是为捕食方便,一种合理的资源占有和分配。有一种网盘很小,围着一棵树冠布设一圈,像个小小的村落。还有一种网丝较细,织得很细密,立体型,仿佛一顶小毡帽。

这些小东西,没有领导,没准谁培训,没谁检查评比,没有监理,

自己选址,自己设计,各自为战,把活干得如此漂亮,如此扎实,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本性,是最神奇的;本能,是最强大的。只能这样解释。

蜘蛛是名副其实的“网民”,但不是网迷。它们上网时间不多,多数时间在干别的,我们看不到。网,不是蜘蛛的家,只是它们的捕食工具,或者可以称作厨房、餐厅、餐桌,应该都没错。而卧室等其他用途的场所,则在别的地方,或许在距网不远的树下的草丛里或洞穴里。

蜘蛛相当鬼道,它不蹲守,只是张网以待,弄好就回家,远程监测遥控。一旦有猎物自投罗网,传感装置自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它,它会随即出动。若正是饥肠辘辘,它会立马扑上去,小的吃了,大的吃好,饱餐一顿。若赶上没有食欲或消化不好,则上去抽丝抖索,且把猎物那厮结实实地捆绑起来,寄存在网上,待有食欲时再慢慢消受,办完即利落放心地转身回家。我曾仔细看过它们进餐,猎物太小,几下就干干净净吃完了,若个头过大,则也会挑肥拣瘦,剩些腿脚边料。也有大热天挺长时间呆在网上的,那一定是饿坏了,伏在那

里一动不动,如果我们能看见它的眼神,那一定是目不转睛。

让我感到纳闷和奇怪的是,我所看到的蜘蛛,都是个体活动,一蛛一网,没有发现伴侣一起在网上巡视或干活的,也没见有喂养抚育小蛛的,更没见过有全家老小一起围网聚餐的,全是独往独来的独行侠。按说它们应该是有家庭的,要年年岁岁地繁衍,要有许多的生活内容,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,全像谜一样。大约许多事都是在家里进行和完成的,而网,毕竟是外在的一处空间。小小的精灵啊!

它们的网是按年度论一次性使用的,几个月的好时光过去,当草黄天寒之后,它们都隐入地下,进入一种我们更不可知的状态,我们也不知道它们的寿命几何,那被废弃的网,自在岁月里散乱飘零,不知所终。

蛛丝是一种极其有韧性,极其经拽抗拉的东西。几十年前,我在报纸上看到,说是若把蛛丝拧成直径多大的绳子,就可以把一列火车吊到月球上去。遗憾,关键数据一个没记清,等于白说或没说。不过,意思还是有有了。也许,就在此时,相关的研究人员正在忙这个课题呢。

看你喜欢,种树人也乐意剪几枝肉桂叶给你,说是有益肉桂树长得更好。肉桂的滋味温暖了脾胃,连空气仿佛也清净了。不过捡拾也不全为了它的味道,造型独特的松果和精致美丽的橡实就是最美的装饰。

将捡来的松果洗净晒干,涂上不同颜色放在透明玻璃器皿里,可为房间增添许多森林的色彩;橡实本身就是艺术品,随意在书桌摆上几颗,你的人文气息顿时提升;而小巧迷人的相思豆,连豆荚整枝插在花瓶里,谁见了都会微笑!

捡果实也可以是美丽生活的催化,让你在平淡日子里有意外的喜悦。走出户外,在大自然里寻找小小的快乐,在天与地之间捡拾着只属于自己的幸福,你于是因而不断发现新的惊喜!

围坐在一起,道古今,话岁月,共享天伦之乐,真可谓人生惬意事。古往今来,品蟹、赏蟹、咏蟹、读蟹,已经成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内涵。关于品蟹有四味之说:“蟹肉一味、蟹膏一味、蟹黄一味、蟹籽又一味”,而蟹肉之中又有四味,大腿肉丝短纤肉,味同干贝;小腿肉丝长细,嫩美如银鱼;蟹身肉洁白晶莹,胜似白玉;蟹黄妙不可言,滋味无穷。所以,我每次吃螃蟹时,总喜欢慢慢地细品,让螃蟹的美味一步步挑逗着自己的味蕾。

秋日凉风起,胃口大开,约上三五知己,朋友小聚,螃蟹自然是少不了的。我的朋友中喜欢舞文弄墨的人众多,吃起螃蟹来更是情调十足,大有“待到菊黄秋蟹肥,共君一醉一陶然”的意境。

我的绿色城堡

□南京 刘天资

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。那时的我,还是一个孩子,男孩的最爱就是枪。削竹为枪,锯木为枪,折纸为枪。我与父亲的同事关系最好,他是乡里的武装部长。在家里,我最敬畏的人就是伯父,他从前参加过敌后武工队,扛过长枪,跨过短枪。

一段时间,我好几次梦到自己穿着军装,腰上系着皮带,皮带里别着驳壳枪。有一次,伯父回家,我壮着胆子,与伯父做成一单“交易”:我帮嫂子背小孩,伯父替我买“军装”。孙子是伯父的最爱,他当然划得来。半年下来,侄子长得又白又胖,伯父高兴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,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穿“军装”。

我原想,等到18岁,我就可以穿军装、进部队。可是未到18岁,一纸通知书,让我进了大学,学的是师范。理想与现实怎么差得那么远呢?好在我们这一届,是恢复高考第二届,学生来源面广,年龄差距大,工农商学兵,一行都不少。我发现,同学中穿“黄”褂子的人不少。于是,我就注意和他们套近乎。上铺的徐兄,父亲是老红军,自然会有很多光荣的革命传统。对面的庞兄是个老兵,对我这个连新兵蛋子都不是的伢子经常吹部队的故事。对面寝室的李兄是我们的班长,居然还是个海军,内穿海魂衫,外着一套白色正装,亮得晃我的眼。

没有军装,但我要有军人的体魄,于是我积极锻炼,寒暑易节,坚持不辍。没有枪,我也不怕,我知道,只要刻苦磨练,宝剑锋从磨砺出,人的本身就是一把利器。天地有正气,我要博览群书,行万里路,开阔视野,拓展胸襟,吾善养吾浩然之气,做一个元气满满的

仙人掌开花了

□陕西商洛 南星

一日在朋友家的后院墙角见到一大丛仙人掌,几乎在每一个掌心都开满了黄灿灿的花,那片黄色在微雨过后的灰暗中更显得夺目而灿烂。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仙人掌开花,喜出望外。

朋友在身旁笑着说:“仙人掌不同于别的花草那般娇贵,它的生命力极强,很容易伺候的,喜欢就剪下一些拿回家去,随便怎么种都会活的。”我真的剪下了一截仙人掌,用油纸袋装着拿到了家里,插在墙角的小盆里。

刚开始觉得新鲜,紧张工作时偶尔偷闲浇水培土,一片绿意给房间增添了些许生机,让我暂时忘却了疲劳。但数日过后兴趣消退,一连十几天都没浇水,仿佛忘却了她的存在。就这样,仙人掌在我的房间的角落里默默地生长着,若是想

人。既然命运让我成为一名老师,那么就要在三尺讲台上站成一片风景。

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圈。朋友圈里经过“冶炼”的人很多。越是走近他们,我就越能感受他们身上的正能量。越是走近他们,我就越想走进军营。我想知道,是什么样的熔炉锻造了他们。幸运的是,命运给了我两次机遇。

第一次是送学生参加军训。记得那一日,我同学生一样兴奋。车辆进入南京炮兵学院大门以后,才停下来,我的学生就被训练有素的教官“瓜分”。不到半天时间,这些“养尊处优”的家伙就“旧貌换新颜”了,由“娇子”变成“骄子”了。他们举步矫健,立正坚定,目视前方,英俊威武。不到一天,他们一变松垮垮为严肃紧张,他们好像一瞬间就成熟了,长大了。10多天的军训并不长,但在人心中留下的印象却很深。从分别时流下的泪水中,我看到学生们十分感激这样的人生。

第二次进的军营很特殊,它在我的人生中留下很深的印迹。它是戈壁,它有一个让世界惊骇的名字:中国原子弹氢弹试验基地。很长时间以来,它十分神秘而美丽,它就是马兰。世纪初年,我作为市教育考察团的一员来到马兰,深入课堂听课,与任课教师交流,与学生交谈,听校长工作汇报,参观基地建设展览馆,拜谒烈士陵园。在这里的每一天,我都在感动之中。在大漠,在戈壁,马兰的绿就是永不褪色的军绿。

今生今世,军绿对我来说,只能是一个梦,可望而不可即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它又像是一个绿色的城堡。虽然永远不能进入,但绿就在我的脚下,并且一直生长在我的心里。

捡拾

□重庆 王小梅

种在斜斜山坡上一排一排的茶树,让人生起一种心甘情愿的谦卑。

风吹来特别的清凉,天也显得特别高广。白云在茶树的仰望下在天空编织一个又一个柔软的梦,而采茶的美丽姑娘也总是弯着腰低着头,小心又温柔地摘取鲜绿的一心二叶。茶碗里汁液的清香散发着种茶人的诚恳心意,而小小的茶树却把最珍贵的茶籽留给细心的你了。

浅绿拇指大小的茶籽躲在茂密的茶叶底下,你要认真地蹲在茶叶面前才看得到。种茶人说茶籽成熟了得摘掉它,以免影响茶叶的生长,你知道茶籽的好处多多,攒得多了可拿来榨取珍贵的茶油。

但你喜欢种子里头的好东西,剥开绿色外壳有一层奶油色的软壳,再小心剥开软壳里边有透明的

胶状液体,用手指刮出来尝一下会有淡淡的清甜,液体内还包覆着米粒大的白色果实,送入口中咀嚼有股坚果的香味。你就这样在茶园里穿梭捡拾成熟的茶籽,像个开心寻宝的小孩。

气候多变的山中午后下起一场大雨,满桌的清绿色茶籽陪你欣赏雨景。雨停了的湛蓝天空风起云涌,剥一粒茶籽、喝一口茶汤,层峦叠翠的山谷将你和山下红尘隔得好远。

茶园旁的肉桂树很害羞,若非你在无意中捡到它的叶子又不小心咬了一口,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好味道。于是你把肉桂叶子一片一片收拾好,或将细细的枝条剪成小段,闲暇时拿来小口小口地在口中嚼着,肉桂特有的香味之外还有股甜甜的滋味。

蟹肥味美时

□扬州 王文咏

“和露摘黄花,带霜烹紫蟹”,秋风送爽,金菊飘香,正值蟹肥味美时。

我对螃蟹一点也不陌生。小时候抓螃蟹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,童趣盎然。家门口不远处有一条缓缓流淌清澈见底的小河,我们一群小朋友经常“咪溜”到河里去抓螃蟹。午后,一只只螃蟹悠闲地爬出来晒太阳,我们瞅准这个时机,挽起裤管下到河里去抓。半个下午的时光,足足可以抓到半桶螃蟹。

我带着“战利品”回家,母亲准备一盆温水,将螃蟹肚脐朝上,逐一放入水中,等它翻过身来,抓住螃蟹的两边,用牙刷用力地清洗背部、腹部和嘴,然后清洗两侧以及脚和钳的根部,再用手抓住螃蟹的两只大钳,用牙刷柄从下往上挑起两只钳的关节处,用抓蟹的拇指和

食指顺势沿着钳的根部向上用力抓住螃蟹的钳子。有些凶猛的螃蟹会“负隅顽抗”,母亲就用钳子敲打一下螃蟹腹盖,再把螃蟹腹盖内的脏物清洗出来。我调侃说,这是把不听话的家伙敲晕,来个“搜肠刮肚”。

螃蟹清洗完之后,放入锅内,加入生姜、黄酒、食盐等进行蒸煮,不一会儿工夫,就香气四溢。端上桌后热气腾腾,我迫不及待地用手剥开蟹壳,淡黄色的蟹膏和雪白的蟹肉便呈现在眼前,色泽橙黄,膏肥肉美,让人忍不住垂涎欲滴,再蘸上香醋、姜蒜等,更是鲜美无比。

待到我长大后,不像小时候那样去河里抓螃蟹“寻乐”,但是每到螃蟹最肥美的时候,父亲总是要买上一些螃蟹,让全家人尝个鲜,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7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